

魚文化意涵

陳學孺

中國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由最早的舊石器時代開始，綿延至今仍然一脈相承，而未曾中斷的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。「魚」的文化題材，中外皆有，在中國以藝術形式出現，乃是從最初的人類為求生存意念而來，即稱為「始生導向」之意識所發源。所謂「始生導向」，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上的產物，是人類在自然界的自我價值發現，並以生產手段及各種文化活動來肯定自我，這些過程莫不受到其內在深層思維架構所制約，其中生殖信仰，可說是古代先民最重要的意識性活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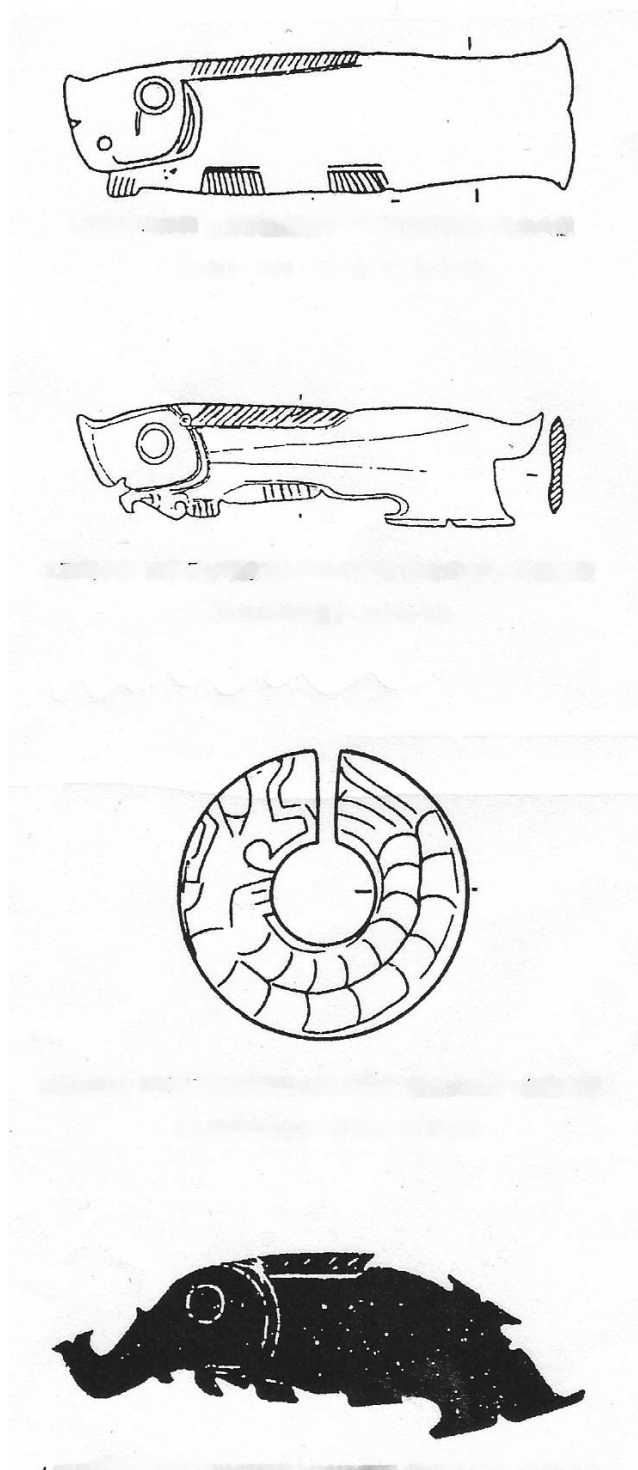
「魚」是人類早期從事漁獵生產活動時，必然會接觸到的生物，漁獲的豐富，顯示人們生活的富足，族群生存與繁衍的保障，於是「魚」的信仰與崇拜，逐漸與生殖崇拜相互結合，「魚」的圖像開始隱蘊著神奇玄秘的符碼，象徵生命及來自未知的力量，所以「魚」與「人」的關係，在形成早期原始宗教思想時，相互滲透轉化，產生出二者之同源、合體、互感的圖騰意識。

中國早期的魚文化，乃是一種圖騰崇拜，一種生殖崇拜，為一種富饒祈願的混合體，此為魚文化的萌芽期。當社會進入安定的農業生活之後，「魚」文化邁向禮俗化的階段，所謂「魚」祭，以部族重大年中大事之形式出現，於是在仰韶彩陶的陶鉢器面上，以彩繪的人面魚紋，寫實的魚紋，象徵的魚紋，簡化的魚紋，還有幾何化的魚紋，表現於某些特殊用途的器皿上。另外在史前時期的玉器，亦出現雕刻的魚形作品(圖 1)，考古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，已發現高度藝術性呈現的玉魚，其他在河姆渡文化遺址中亦有發現木魚與陶魚製品的出土。同時這些文物大都出於具有相當身分的墓葬之中，此種表徵是否為古代葬俗之儀式，或是基於宗教性的意義，雖然不易判斷，但魚文化進入人們的精神信仰領域則十分明顯。¹

聞一多先生在《說魚》一文中，援引《詩經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楚辭》，以及古詩、民謠與其他資料，指出中國人從上古起以魚象徵女性，象徵配偶或情侶。因為魚是一種繁殖力十分強的生物，所以在古代把一個人化做魚，在某一層意義上差不多就等於恭維他是最好的人，而在青年男女間，若稱其對方為魚，那就等於說：

¹ 林淑心《中國魚文化概說》第 6 頁，2000 年 8 月，國立歷史博物館。

「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」，在浙東婚俗中，新婦出轎門時，以銅錢撒地，謂之「鯉魚撒子」，便是這觀念最好的說明。當代學者趙國華先生則從考古的角度，針對中國多處母親民族社會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繪著或刻有魚紋符號，多方論証後認為，這些符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徵物，魚的形貌，特別是雙魚和女陰十分相似，雙魚宛如女子的兩片陰唇，而中間還有孔縫，更是使人聯想到女陰的崇拜，另一方面，如前所述，魚的生殖力強，原始初民以此寄托人丁興旺的美好寄寓，然而這種崇魚的現象則是和原始初民的漁業生產發展緊密的結合著。



魚形玉器 圖 1

魚，是稻作文化區的一種常見之物，為稻作文化的標誌之一，以哈尼族與水族為例，魚在其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生活於哀牢山區的哈尼族，以梯田養魚是梯田文化的一大特徵，人們不僅吃魚，還十分崇拜魚。雲南紅河一帶的哈尼族流傳著一則獨特的魚神話，大意是這樣的；洪水氾濫之后，人們無衣無食，正發愁之際，鳥兒告訴他們魚腹中藏有萬物的種籽，人們受蜘蛛結網的啟發，結了大網捉住巨魚，獲得了種籽，從而獲救。又有另一種說法是；洪水之後，所有穀

物被沖走，人們在一條大魚的肚子裡找到了種籽。

不管這則神話有幾種說法，但從魚腹中藏有種籽，使人類得以繁衍，是此則神話所寄寓的生殖崇拜，與人自女陰產生後得以延續生命，二者在思維結構上有共同之處。哈尼人爲了表示對水尊重以保證婦女的生育，哈尼族婦女喜歡佩戴水生生物之掛飾，姑娘們常戴銀子打造的小魚，螺蛳飾物，中年婦女的銀牌佩物中也多魚與螺紋樣，由此可見，魚在哈尼人心中寄寓著生殖的期望，也曲折的反映出女陰崇拜的內涵，由於對魚的崇拜，哈尼族人在捕魚時，捕捉到的第一條魚，不論大小均要放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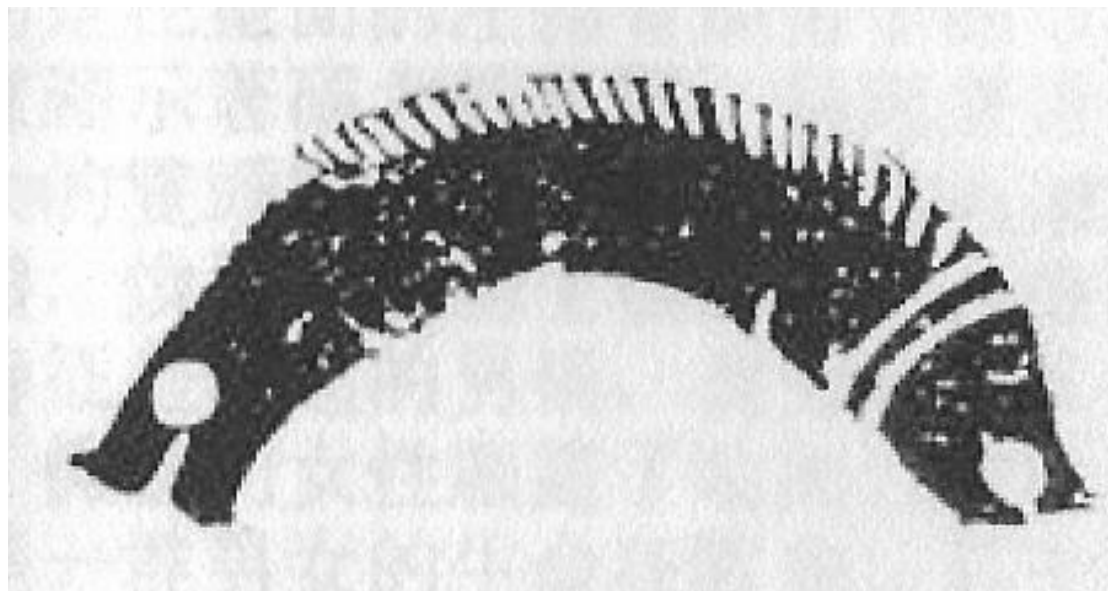
在水族中，魚也受到特別的尊崇，敬祖宗、祭鬼神、待客、過節總以魚爲貴，在眾多的崇魚習俗中，有著許多耐人尋味的故事；如新婚及起新房，需提裝有二條小魚的水罐至新房或屋基上去放置一段時間，亡人葬禮以魚爲主祭品，治喪條儀中以送魚爲貴；開墓穴常以活魚拋於該地之後再開鋤。魚在水族人民的喜喪過程中，占了相當重要的角色。

生，與死的過程從古至今一直是人類最關心，也是一切生殖崇拜所圍繞的主題，生命的終了，同時也意味著另一個生命的開始，這使人類的喪葬儀式具有兩層涵義，一方面是體現著生對死的悲悼，另一方面則是寄寓生者祈求賜福消災繁榮、發達的殷切心願，與“生”的問題緊緊連繫，一般而言，在內心深處後一層的含義往往壓倒前一層。死是人無法避免的，所以“生”的問題就愈顯重要與實際，這符合了人們祈求的趨吉避凶，因此葬禮儀式便具有由“死”向“生”的轉化意義。在死的儀式中凸顯著對“生”的追求，即在悲劇的形式之下，隱含著喜劇的內容。由生與死的轉換觀念到具體的水族而言，喜喪儀式中用魚，其中仍潛含著生殖崇拜的因素。

以水族古老的宗教性器物“罩魚籠”與“魚水罐”爲例，在水族習俗中，男方娶親時，諸多禮品中，須帶一串金剛藤葉和一只罩魚籠，水家認爲這裡的葉子代表魚，罩魚籠則象徵著“接到一個能繼承祖宗煙火的好媳婦”，還有魚水罐則是爲接親、建房時祈吉用的器物。結婚時，在新娘跨入夫家室內之際，男方恭立在門外，等候的婦人立即尾隨其後，將提著的魚罐置於新房內，而此婦人需具備家境好，且已育有一雙兒女的身份。在魚罐中裝有水和兩條小魚，放置一段時間後，拎罐出屋將魚放生。顯然在這兩種器物上體現了水族人民期望生兒育女，后裔昌盛發達，新人幸福和睦的心願。

魚在水族喜慶儀式中的涵義，與上述葬禮中以魚爲祭品，明顯表現了生者對生命祈福的依託與對逝者的痛悼之情。魚在水族中，不僅是尊貴的象徵，也隱涵了生殖崇拜的寓意，其中包含了女陰崇拜的成分，在喜慶活動裡，須有兩條魚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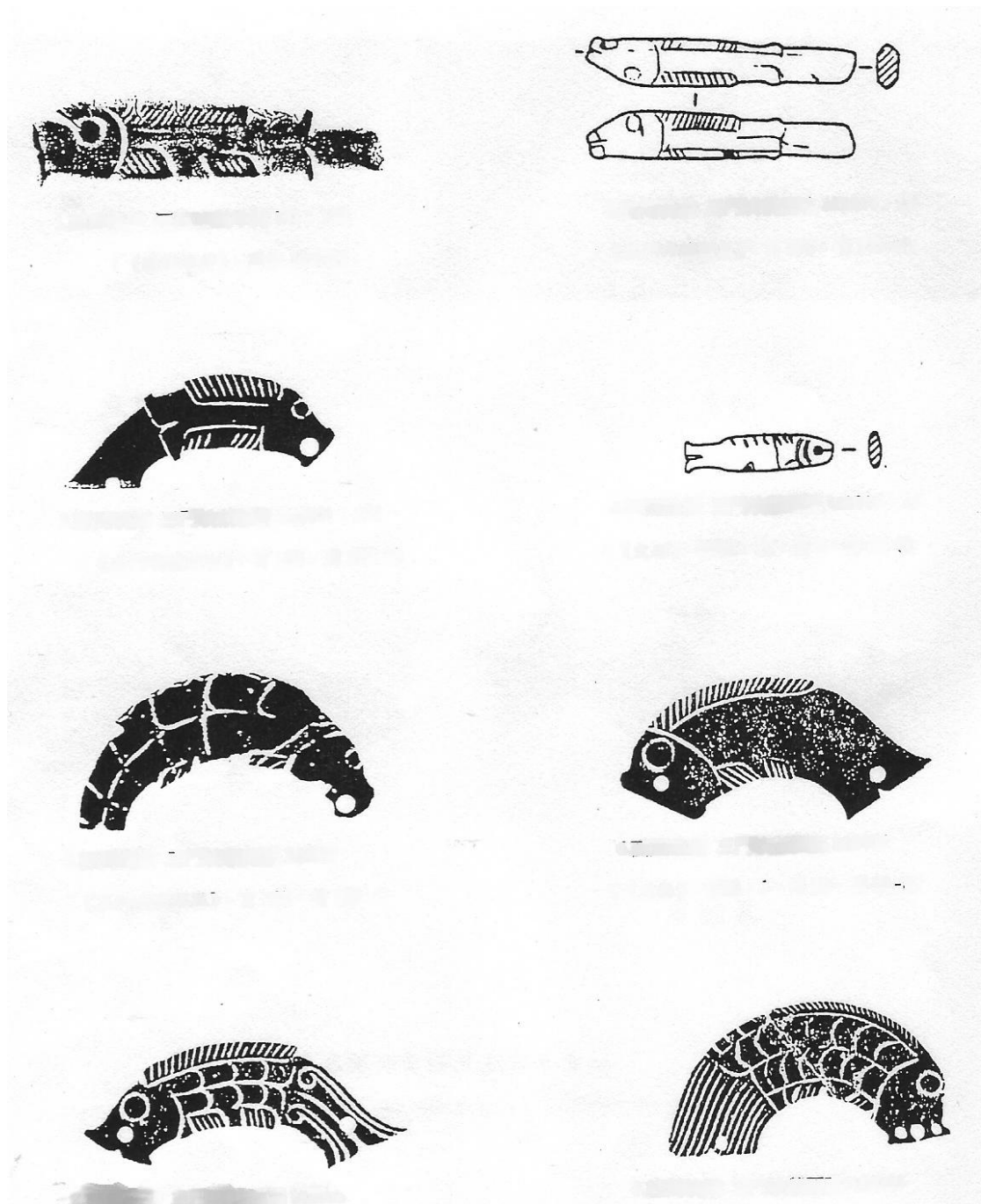
習俗表現最為明顯。從考古資料中發現了許多史前時代，原始社會遺留的房中交合圖案。如《西安半坡》報告中有一“交尾圖”(圖2)，圖中取兩條魚尾交合，表示男女合，陰陽交配。在“人面魚紋”中，嘴部所畫的兩魚相會，更突出了交吻，把它簡化為記事符號，即後世的“媾”字。雙魚合體中兩個魚頭，一個身體，則更體現了夫妻和合，融入一體的本意。



雙魚交尾圖 圖2

葬禮中用魚，在雲南省祿豐縣川街地區，也有此習俗，在棺木下葬之前，墓穴裡須先放一只碗，碗中盛水和兩條活魚，對這兩條魚，人們十分敬畏，據說其身上附著死者的靈魂，這既關心著死者的再生，又牽涉到生者的繁榮與幸福。這裡，在靈魂不死的觀念層之外，不敢驚擾死者，希望其護佑生者的心態表露無疑。考古發現出土文物中，大約在商、周時期，發掘數量繁多的玉魚、銅魚伴葬，尤其是在半坡彩陶文化的中心之地周邊地區，出土的數量特別多，顯示此一葬俗的潛隱心理反應，陪葬習俗的主要目的是安葬護生、祈福禳禍以求安康豐裕(圖3)。

在祖先崇拜的觀念下所產生的侍死如侍生的思想，隨著社會的發展與封建社會的建立，逐漸形成階級架構分明的殉葬制度，「魚」的神聖意象乃內衍深化，成為守護墓中死者鬼魂安寧的守護神，這種守護觀念的內在發展，後世逐步形成魚契、魚符、魚袋的制度(圖4)。而這項魚符碼的精神功能之轉化，實與「龍」的神聖化及其他地位的提升，有著密切的關係，這段「魚」沉潛為冥界之守護神，並逐步民間化的演進過程，大約在商、周至秦漢期間漸漸形成。



彩陶文化陪葬之玉魚、銅魚 圖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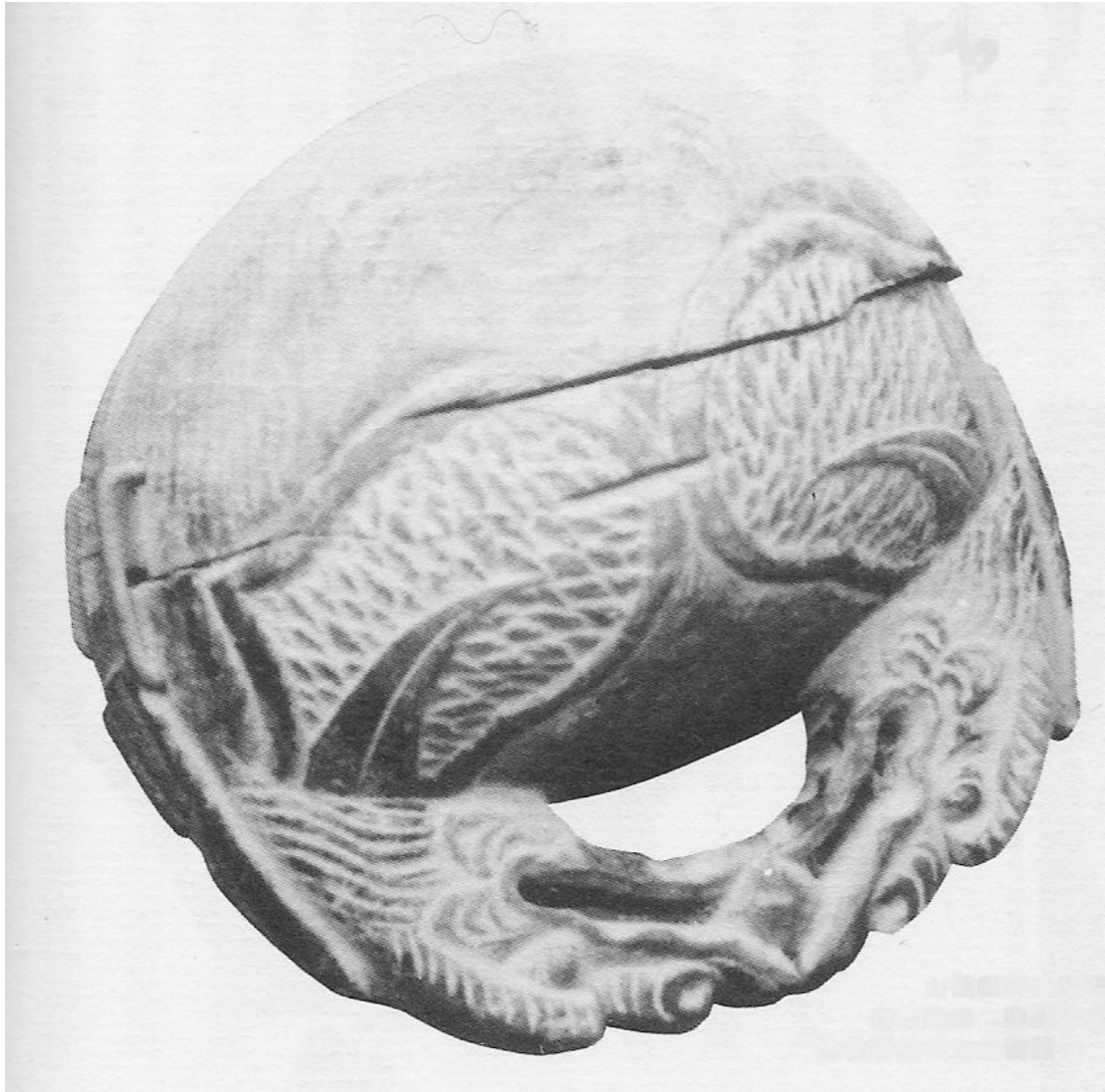


魚符 圖 4

關於魚的故事，在民俗之中不勝枚舉，如木魚青燈，是佛家靜心的節拍器具，也是一種樂器，如「木魚響，不得入堂」的禁忌。又玄奘魚腹得兒故事，大意是玄奘跋涉長途，疲倦至極，突然想吃魚肉，旁人聽後大吃一驚，出家人如何吃葷？然玄奘堅持非吃魚肉不可，有位長者便攜回大魚，拿刀剖魚後，見一孩兒哭泣，眾人皆奇，玄奘便說明此孩童乃前世不殺生，所以今雖落水被魚吞噬，仍然不死，長者問何以爲報，答以木雕魚形，懸掛在佛堂，按時敲擊，可報魚德云云，此則故事含有神奇的教化寓意。

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道家哲學的道教誦經敲的「木魚」卻具有混沌的意涵，其原形就是陰陽魚相交，變體文陰陽龍相交(圖 5)，抽象幾何形爲雲兒紋混沌。它的平面造形則是太極陰陽魚相交，抽象幾何化爲陰陽太極圖，變體爲陰

陽龍相交和二龍戲珠(圖 6)。木魚是典型的道家道教哲學思想的外化，囊括了全部道家道教思想的內核。



木魚 圖 5



陰陽龍相交和二龍戲珠 圖 6

木魚的內涵就是道家經典《太平經》的主旨。《太平經》成書於漢代，主題是以陰陽五行論興國廣嗣，長壽永生之道。是一部求社稷長存、國泰民安、子孫繁衍、生生不息、長壽永生的書。《太平經》云：²

「元氣無形，以制有形」

「元氣恍惚自然其凝成一，名為天地；生而分陰成地，名為二也；因為上天下地，陰陽相合施生人，名為三也」

「陰陽者，要在中和。中和氣得，萬物滋生，人民和調，王治太平。」

這正是道教賦予木魚的內涵。它源於道教《老子》說的：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（四十章）、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」（四十二章）。

另一種木魚始於元、明，為誦經唱名調聲用木魚，到了清代木魚的造形變成「龍二首一身，鱗背，兩口相接，銜一珠之形」，其淵源大致上是藉魚化為龍的傳說，表示凡人入聖之意，「魚可化龍，凡可入聖」；又因魚是一種晝夜均不合眼的生物，故在木材上刻魚形物，稱謂「魚梆」，也稱魚板，通常的是懸掛著，藉以勉勵修行者無論在白晝或夜間都得努力修行，甚至忘寢才能得道，以此引喻「不眠勉學」，警覺怠慢，然而這種木魚，至今仍延用在寺廟中，一般認為始於隋代。

在中國傳統年畫中常有一個穿紅肚兜的男孩，身騎一隻活蹦亂跳的大鯉魚形象，其中反映著「年年有魚(余)」祈望子孫綿延與豐收之意，鯉魚的形象在很長的時間裡都是美好的象徵，還寄託著人們對前途的憧憬。

傳說春秋時期，孔子的妻子生了一個兒子，國君魯昭公就拿了一條鯉魚去道賀，孔子便將兒子取名為「鯉」以「伯魚」為字以志紀念。在日本和東南亞也有許多和鯉魚有關的習俗；日本人生了兒子，親朋好友往往執鯉前往祝賀，或饋贈以鯉形的禮物，寄寓新生兒健壯如鯉、不怕艱險、搏浪成長，「鯉」成為弄璋之喜的珍品，在日本的孩子節，有男孩的人家，在院子裡豎起竹竿，竿頂高懸「鯉幟」，夜晚則點鯉形燈以示慶祝。在東南亞地區，華人鬧元宵，鯉魚燈籠是不可少的吉祥物。

鯉魚還與鴻雁一般，是古代傳遞書信的使者。唐代劉禹錫《洛中送雀司業》詩中寫道：「相思望淮水，雙鯉不應稀」。獨孤及《送何員外使湖南》一詩中又有說：「壬程儻未復，莫遣鯉魚稀」；〈古樂府·飲馬長城窟行〉中云：「客從遠方來，遺我雙鯉魚，呼兒烹鯉魚，中有尺素書」。又，〈孔範·樂府〉：「雁封歸飛斷，鯉素還流絕。」這是稱書信為「鯉素」的由來，也正因為這種緣故，唐代人寄書信

² 靳之林《瓜瓞縣縣》第50頁，1993年10月，漢聲雜誌社。

常以尺素結成雙鯉之形。

黃河鯉魚是鯉魚中著名的品種，金鱗赤尾，體色豔美，光彩奪目，正因為「紅」便具有喜慶、吉祥、勝利、成功的含意，因此鯉魚又稱「紅魚」或「喜魚」。

在唐代，由於皇帝姓「李」與「鯉」同音，因此鯉魚身價倍增，尊「鯉」之風盛行，皇帝和達官顯貴，身上都佩有鯉形飾物，而朝廷發布命令或調兵遣將，皆用鯉魚形狀的兵符即「鯉符」，同時還規定，得鯉魚不論大小都得放生，不得殺生，敢賣鯉魚的人要遭六十杖責。可見當時崇鯉魚是十分普遍與深植人心的。

魚作為一種文化因子，表現其在時間性和空間性的，恆常不滅的持續性特色，可為其第一個特徵；「魚」的符碼，自原始性的稚拙、天真衍化為神格化的玄奇神祕，再逐步民間化、生活化的意象推展，顯示其內在功能，自最古老的生殖崇拜、祖先崇拜、宗教意識，轉化為民間所追求的豐裕歡樂形象的標幟，充分表現出其多元化功能的特色，為其第二個特徵；魚的精神思想意義，尤其在「魚龍互化」的思想產生後，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象徵，其所具有深厚的文化性意涵，深刻的烙印在後代子孫心中。